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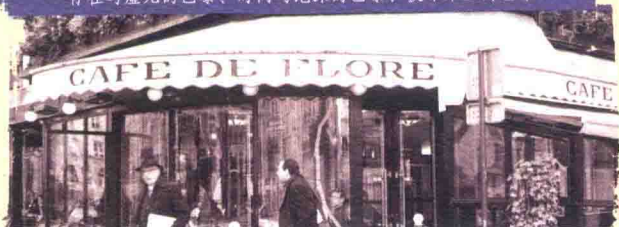
巴黎腔调

——咖啡馆、酒吧、文艺情事

昂放/著



存在与虚无的巴黎、时间与泡沫的巴黎、波希米亚的巴黎



布尔乔亚的巴黎、萨特的巴黎、杜拉斯的巴黎



《天使艾米莉》的巴黎、《午夜巴黎》的巴黎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巴黎腔调

——咖啡馆、酒吧、文艺情事

昂放/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腔调：咖啡馆、酒吧、文艺情事 / 昂放著. 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
2014.8

ISBN 978-7-301-24423-4

I. ①巴… II. ①昂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7502 号

书 名：巴黎腔调——咖啡馆、酒吧、文艺情事

著作责任者：昂放 著

责任编辑：王莹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24423-4/1 · 2793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：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信箱：zyjy@pup.cn

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编辑部 62756923 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965 毫米 × 1300 毫米 16 开本 21.25 印张 283 千字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街与游荡（代序）

“我的街光辉灿烂。”

罗贝尔·萨巴蒂埃写下《瑞典火柴》的第一个句子。小说以1930年代的蒙马特为背景，讲述了孤儿奥利维埃的街头生活。书的主角是孩子，也是街。拉巴街、拉梅街、朗贝尔街、居斯蒂纳街、巴歇莱街……多年以后，我在蒙马特乱行，翻找这些名字和奥利维埃的童年。书装在口袋里，封面除了书名、著者和一小把纤细的火柴外，其余几乎全是空白。

《瑞典火柴》启蒙了我对街道的价值观，如同后来约瑟夫·寇德卡的影集《吉卜赛》启蒙了我的游荡。

这本书，写街道，写游荡。

巴黎有六千多条街，所以，选一些绝色的写。作为舞台——从左岸（南岸），比如，圣日尔曼大街、慕孚塔街、蒙巴纳斯大道……到右岸（北岸），比如，克利希大道、蔷薇街、奥斯曼大道、香榭丽舍大道……

写街边的房子，它们让街道成立，被街道切分。比如，咖啡馆，写了很多，是书的男主角。

细说一下。

美国作家托马斯·沃尔夫在《时间与河流》中描述巴黎咖啡馆的气味是“败坏的和感官的，微妙的和淫秽的”，是混杂着“昂贵的香水、葡萄酒、啤酒、白兰地、法国烟草刺鼻而怀旧的烟雾、烤栗子、黑咖啡、带着一百种绚丽迷人颜色的神秘液体以及女人芬芳的肉体”的味道。

1675年，巴黎第一家咖啡馆“波蔻布”开张，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，咖啡馆已达1100家；1825年，3000家；1869年，4000家；“二战”时达到极点。文艺咖啡馆19世纪在歌剧院区和贫穷的蒙马特辉煌一时，20世纪初转向左岸的蒙巴纳斯，“二战”之后再迁至圣日尔曼德普莱。一切决定于艺术家的流向。

一个完美的法国咖啡馆：室内外都有位子，配小圆桌，门、墙、屋顶有大量的木镶板，红、黑色装饰。当下，某些新咖啡馆采用铬金属和不锈钢装饰，但依然保持传统的内室与露台、人行道方式。

除了各式咖啡，咖啡馆也卖葡萄酒和饮料，但都柔化和风格化了，不比酒吧。很多时候，巴黎人把餐馆和啤酒馆也泛称为咖啡馆（café）。

烟是巴黎咖啡馆的另一种经验。并非很久之前，室内吸烟是被允许的，一层薄烟雾是大部分咖啡馆的气氛。现在，顾客只能在室外或人行道上吸纸卷烟或雪茄。

侍者叫“garçon”，意为“男孩”。萨特把侍者的角色描述为巴黎咖啡文化中“复杂难解的”一部分。在传统咖啡礼仪中，侍者要求被称为“先生”。巴黎侍者冷漠傲慢，很少有人承认会说英语而且顾客并不永远是对的。他们并不依靠小费生活，因此没有动机迎合顾客的需要。然而，喝咖啡的人也一样矜持着。

夏天，咖啡馆铺陈在人行道。亨利·詹姆斯形容巴黎的街变成“咖

咖啡馆的长链，每家的桌椅形成小小的岛屿，伸入沥青的大海”。冬天和冷雨季节，人们在室内，或在露台围着暖灯，旧时烧的燃料发出爆裂声，带着落日的红色，挥发着好闻的气味。

巴黎是公寓城市。生活空间狭窄，取暖费昂贵。这决定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倾向。巴黎人将一部分生活交付给公共空间。咖啡馆就成为居所的延展，成为某种客厅和起居室。对于艺术家特别如是。他们工作、吃饭、喝酒、会友都在同一空间，一杯咖啡的价格可以在温暖的屋子待一整天。这儿提供了某些基本的生活需要：咖啡、香烟、卫生间、报纸、电话、邮票、明信片、一把闲散的椅子、舒适可以忘记时间的环境。咖啡馆具有了家的属性。

这是一种看与被看的文化。这是咖啡馆的角色，是私人居所不能给予的。

还有更形而上的说辞。萨特表示他倾向于“坐在不属于任何人的椅子上（或者，你认为，属于所有人），面对不属于任何人的桌子：这是为什么我去咖啡馆工作——我获得某种孤立和抽离”。

由于世俗的原因和堂皇的观念，咖啡馆与文艺不可拆分，成为艺术家最坚硬的阵地。印象派运动完全是在新雅典咖啡馆发起的。达达主义、超现实主义的重要事情都发生在咖啡馆：“花神”“双偶”“丁香园”。

咖啡馆是信息交换的场所、流言的温床和媒质。法尔格说：“在‘利普’以一杯啤酒的钱就可获知巴黎一整天发生了什么。”

咖啡馆是舞台和秀场，活色生香。吉吉妆容出位，坐在“洛东达”；约瑟芬·贝克带着宠物猎豹在“库波勒”招摇；达利戏剧性的胡子和短披风推开选择咖啡馆的门。

重头戏永远是爱情。比如毕加索与朵拉·玛尔，比如阿拉贡与艾尔

莎，比如莫迪里阿尼与赫布特尼。咖啡馆见证相遇、相守、诀别。

只有咖啡是不够的。咖啡馆同样可以纵酒。这是另一个致命诱惑。魏尔伦不停地喝着苦艾酒，直到疯狂，直到毁灭。

一个人改变他的咖啡馆比改变他的信仰还难。即使你不知道一个朋友住在哪儿，你总会知道他的咖啡馆。许多作家、艺术家有自己专属的去处。比如“花神”之于萨特，“丁香园”之于保罗·福特。也有另一群人奔走在不同的咖啡馆之间，比如阿波利奈尔。可是，从根本上说他们哪儿也不属于，只属于自己。

左岸咖啡馆，右岸卡巴莱。

“卡巴莱”是书的女主角。

法语“cabaret”，词本意为“小房间”。这里指混杂着歌舞、戏剧元素的表演，多在有舞台的餐馆、酒吧、夜总会，观众边吃边喝边看。这个词也指场所本身。表演的内容许多情况下针对成人。

1881年，鲁道夫·萨利在蒙马特开了第一家卡巴莱：“艺术卡巴莱”，不久改名“黑猫”，成为新锐艺术家的领地和试验场。

卡巴莱的概念宽泛，包括了不同的倾向。既有“黑猫”“屋顶上的牛”这样的知识分子做派，精英气氛的；也有“狡兔”那样波希米亚式的。1889年，“红磨坊”在蒙马特皮加勒红灯区开业，大场子，风尘、烟火气、色情表达都有了，康康舞一红到底。在歌剧院区，“女神游乐厅”还引入了马戏、杂技和小丑表演。

卡巴莱出现在欧洲“一战”前的“美好年代”，它的价值在于对旧有社会规范的松动。在这个公共空间，富人可以与穷人同乐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在场。人们不用脱帽，无论吃喝交谈抽烟大笑，随时进场退场。很多观众不以看戏为主，而是社交、会友或是干脆来寻花问柳。低

等的小卡巴莱，舞娘与酒客之间充满了互动与性挑逗……

迪兰·托马斯有一首诗叫《卡巴莱》，他这样写：“我笨拙地抓住她的脚后跟/置于我的手心里/从她细小的脸/一直扫视到那刻正在闪烁着的小腿/在她瘦削的腿上有一个目的地/她的大腿和内裤是甜蜜的/牵引着我螺旋式的呼吸……”

劳特累克在“红磨坊”，萨蒂在“黑猫”，鲁宾斯坦在“屋顶上的牛”。咖啡馆有的艺术家，卡巴莱也都有，白天夜晚，一晌贪欢。

拉古吕、简·艾薇尔、约瑟芬·贝克、蜜丝婷瑰、皮雅芙……巴黎卡巴莱一百年的绝代名伶，滚滚红尘。

文人+戏子，浮华苍凉生死爱恨。说不完。

还有配角、群众演员，比如书店、电影院、博物馆、剧场、旅馆、广场、露天市场、码头、私人居所、教堂、墓地……没有一个是简单的。

它们，在一起，构成这本书，这出戏。

这一次的游荡。

说到底，写的是人。

在笑谈中，也泪如雨倾。

回到《瑞典火柴》。小说结尾，奥利维埃被姑姑领养，离开了蒙马特，离开了童年。多年以后，我站在孩子告别的路口，合上书，合上作家的话：“我的街是太阳，白晃晃的，不变不灭。”

封面上的火柴蓦地着了。

街与游荡(代序) _001

左岸 / Rive Gauche _001

圣日尔曼德普莱

Saint-Germain-des-Prés _003

雨

La pluie _003

在花神咖啡馆

Au Café de Flore _010

“双偶”的刀子游戏

Jeu de couteau du Café Les Deux
Magots _025

小王子

Le Petit Prince _033

与“拉麦里”有关的绝色

Les femmes du Café de la Mairie _042

堂皇

Splendide _053

苦艾酒

L' Absinthe _058

王尔德的 16 号房间

La chambre d' Oscar Wilde,
la N° 16 _065



拉丁区

Le Quartier latin _071

那么，莎士比亚书店

Alors, au Shakespeare and
Company _071

码头

Le quai _081

一间波希米亚小馆

Un petit restaurant bohémien _087

慕孚塔街

Rue Mouffetard _095

蒙巴纳斯

Montparnasse _106

多摩人

Les Dômiers _106

相遇

Les rencontres _118



一只神秘主义的猫
Un chat mystique _126

私电影
Un film _131

女王
La reine _139

谁缺席了我的盛宴
Qui a manqué ma fête _146

乱，非常乱
Le désordre _154

玫瑰是玫瑰是玫瑰是玫瑰
Rose est une rose est une rose
est une rose _161

80年的夏天
L'Été 80 _167

右岸 / Rive Droite _177

蒙马特
Montmartre _179

艾米莉的小世界
Le petit monde d'Amélie _179

像红磨坊那样的焰火
Feux d'artifice comme au Moulin
Rouge _188

在所有天气所有白天与夜晚的
所有小时
Par tous les temps, tous les jours à
toutes les heures _200

1904年的一场雨
Une pluie en 1904 _209

上帝掌管的旅店
L'hôtel du paradis _218

夜盒子
Boîte de nuit _225

玛莱区、巴士底
Le Marais, La Bastille _233

重逢者的街
La rue des retrouvailles _233

肥皂泡及两幅肖像
Les bulles de savon et deux
portraits _242

咖啡馆致苏格拉底
Un café pour Socrate _249

最后一道门
La dernière porte _256

“纯粹”
Le Pure _263

歌剧院区、香榭丽舍
L' Opéra, Les Champs-Élysées _268

往事只相距五分钟
Cinq minutes entre deux histoires _268

盐
Le sel _277

空前的最激动人心的女人
Les femmes des Folies Bergère _287

你热望的一切都在香榭丽舍大道
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-
Élysées _295

卡夫卡的地铁
Le métro de Kafka _304


“春天”的屋顶
Sur toit du Printemps _312

附录 人物列表 _317



左岸

Rive Gauche



圣日尔曼德普莱
Saint-Germain-des-Prés

拉丁区
Le Quartier latin

蒙巴纳斯
Montparnasse

圣日尔曼德普莱 Saint-Germain-des-Prés

雨

La pluie

之后，一滴雨打碎了咖啡杯里的天空。

左岸，下着雨。

一种稠密寂静的掷打。屋顶、烟囱褪色的胭脂红、树、玻璃的灰尘。公寓大门，蓝色号牌、密码锁。起名“巴黎人”的报亭，报纸边缘这一天的日期、封面女郎。或者，一段烟蒂、高跟鞋的回声、一截露出袋子的面包；或者，车声、一只公用电话、街灯、持续切换的广告海报、一件男人的黑大衣、一些女人的余香。

掷打。

空气没有激流，没有影子。

一个例行的日子。上班的人们走出地铁，在不同方向等待，穿过路口，前往塞纳街、波拿巴街，没有特别的企盼。

一把桃色伞打开，像一棵漂流的菌类。

有人在高处的小阳台上抽烟斗，他似乎在烟雾、在冷与潮湿的呼吸中找到某种辽阔。

我和圣日尔曼大道（Boulevard Saint-Germain）的冬天。下着雨。

圣日尔曼德普莱，在巴黎第六区，是以圣日尔曼德普莱修道院为中心的。这是一间本笃会修道院，建造于塞纳河左岸的河滩荒地，公元558年完成。在皇家资助下，它成为法国最富有的教堂，并有管理城墙之外、圣米歇尔大道以西大部分地区的权限。雨果形容它的形态像“餐桌上的佐料瓶架”。

一个小的居民点围绕修道院形成。7世纪，圣日尔曼镇建造，大约有六百居民。镇的规模沿塞纳河左岸不断扩大。

1649年，笛卡儿受瑞典女王邀请前往斯德哥尔摩，在那儿染病，转年因肺炎去世，被葬在斯德哥尔摩的阿道夫·弗雷德里克教堂——一个主要用于埋葬未受洗的婴儿的墓地。之后，笛卡儿的遗骸运回法国，归葬于圣日尔曼德普莱修道院。虽然1792年国家公会计划将他的遗骸迁往先贤祠，但始终没有实现。

“我思故我在。”一个知识分子的调子定下了。

18世纪，“百科全书派”*在布西街的朗戴乐咖啡馆或是波蔻布咖啡馆聚集。法国大革命期间，马拉、丹东、吉约丹都住在这个区域。

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末，在波拿巴街与修道院的转角处的“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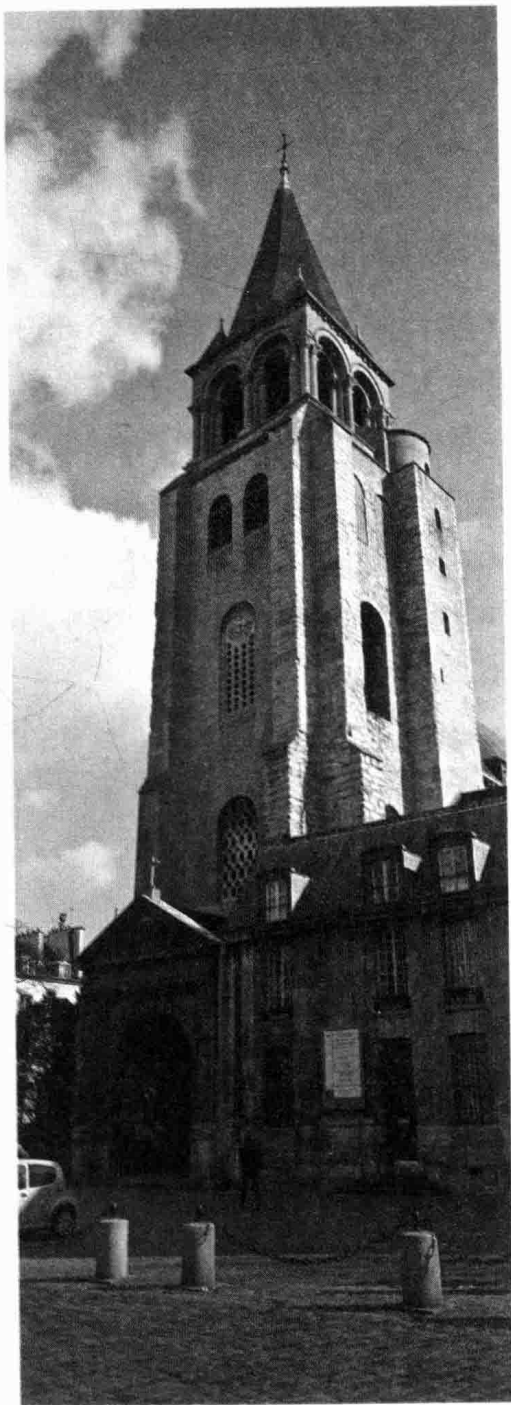
* 百科全书派：18世纪，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编写《百科全书》过程中形成的学术团体，成员包括狄德罗、伏尔泰、卢梭、孟德斯鸠等。

旺”(Le Divan)书店名气很大。

“二战”之后，圣日尔曼德普莱盛极一时，是巴黎文化与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。哲学家、作家、演员、音乐家混集在被称为“夜的盒子”的咖啡馆、舞厅、啤酒馆、地下酒吧。那里，存在主义哲学与美国爵士乐共存。你可以遇见萨特、波伏娃、鲍里斯·维昂，歌者朱丽叶·格列柯，电影导演戈达尔、特吕弗，诗人雅克·普维，雕塑家贾科梅蒂……

此时，双偶咖啡馆的侍者为游廊里唯一的客人

圣日尔曼德普莱修道院



点上暖灯，他看一眼天色和空盘子。

圣日尔曼德普莱修道院是低而滞重的。听不见钟声。

门外，一辆红色小汽车像不搭调的水果糖。一个北非人在铁炉上炙烤栗子和雨水。

因为阴郁，修道院的彩色玻璃没有刺目的光芒，可以慢慢看圣像的神情。一面一面窗子。椅子都空着。那一刻，没有信徒，没有祷告，没有人寻找笛卡儿的名字。几名游客保持静默，彼此很远。一个罗姆*女人推着童车，在祭坛和小礼拜堂间往复，小男孩儿坐在里边，搂着一只脏布绒猴子。她走到每个人面前，安静地伸手乞讨，安静地被拒绝。之后，那手在我面前打开，没有诚意，没有说服力，不洁，不自持。她攥紧我放下的硬币，不感激也不意外。我问：“你相信上帝吗？”她直视我，什么也不说。

找一把椅子坐下。风琴、烛光、庞大的十字、一本翻开的《圣经》。门声，光线开合。童车枯燥行进，听见自己。

走出修道院，走向大街和雨。铁炉上的一枚栗子陡然裂开了，带着微小的疼痛和快意。



路人

* 罗姆：罗姆人，吉卜赛人。起源于印度北部，是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族。